

ENLIGHTENMENT

海豚启蒙丛书



方豪 著

李之藻研究

海豚出版社

ENLIGHTENMENT

海豚启蒙丛书

李之藻研究

方豪
著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之藻研究 / 方豪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110-2653-8

I. ①李… II. ①方… III. ①李之藻 (1571~1630)

—人物研究 IV. ①K82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28268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策 划: 吴兴文

责任编辑: 杨文建 赵 慧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 (889毫米×1194毫米)

印 张: 10.75

字 数: 103千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653-8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缘 起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第一章开始，便昭示国人学习的起源，在一个“学”字。何谓“学”呢？班固《白虎通义》解释为“觉”，按现代人的说法，即为“启蒙”，小自国学中的蒙学，扩大至终生学习。有趣的是，班固之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则将其解释为“效”，亦即今人所谓的“仿效”。班固从哲学上定义，许慎则从经学着眼。启蒙和仿效成为古人学习精神所在，直言之，启蒙为体，仿效为用，但启蒙无疑是学习的第一要义。

西方到19世纪为止，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时代。20世纪则是摒弃神的人的时代，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美国文化之花盛开。进入21世纪以后，各种新的媒介、新的知识

不断产生，但是，学习的方法基本不变。变的只是如何将衍生的知识和媒介，甚至将意想不到的信息组合在最合适的地方。就像用关联性方式陈列书的书店，思考那本书旁边为何摆这本书等，想象一下摆书人的“观点”为何。这也是一种启蒙，它有着发散式的思维，使人成长，使人经历意想不到的经历。仿效也一样，有时会变成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人物的仿效。

萨特说：“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写书，将来继续写书，反正书还是有用的。文化救不了世，文化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但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作者把自己摆进去，从中认识自己，只有这面批判的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形象。”编辑也一样，他编书，他为作者服务，他为读者摆渡，编书就是他的天职。网络阻碍不了读者，也阻碍不了作者，它无法主导一切，但启蒙却是学习的基本精神。透过仿效将知识传承下去，通过启蒙不断地和过去的知识磨合，从中发现新的结合点，取得更多、更好、更新的知识。

将近二十年前，沈昌文先生为我引见俞晓群社长，没想

到俞社长快人快语，从撰稿到出书不到五个月时间，便出版了我在大陆的第一本书——《藏书票世界》。虽然该书以图为主，但这无疑为当时尚处在启蒙阶段的藏书票阅读打开了一扇窗。这期间，每当我到北京出差，正逢他自沈阳而来，我们总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维持同行兼同道的关系。特别自2009年他担任现职起，每当有新的出版成果，他都会与我分享。2014年10月，我们一起到台北参加两岸书展，共赴王云五纪念馆参观。置身其中，反复叮咛我一定要做点事。

“启蒙文库”缘起如上，特以为记。

吴兴文

《李之藻研究》自序

一九二二年，余年甫十三，入杭州修道院，始闻明季乡贤李之藻名，教会史籍以之与徐光启、杨廷筠并称我国天主教三大柱石。既而读教会报刊，见有记杭州补庆开教三百年纪念者，于是略知先生之生平。盖杭州开教在明万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先生之功为多，至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已三世纪矣；顾以时局动荡，庆祝之举，乃延于民国以后。自是，余遂注意于浙江外来宗教史料之搜求，而余于中外交通史之兴趣，亦植基于此。

一九二五年春，某日见宝石山下坚匏别墅外墙中有天启元年（一六二一）“西湖复大石山祭文”石碑，并有“督抚军门禁论”篆额，列李之藻名，乃前往抄录，时孙传芳备军入苏，虽西湖亦密布哨岗，断桥、孤山与苏白二堤等处，游人绝迹。偶有目为可疑者，动遭不测。余被叱止，不许辩白。亦李之藻

研究过程中一逸事也。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北伐军将抵杭，修道院停课，余方获读新会陈氏撰《明浙西李之藻传》，则距刊行已七更寒暑。此后一年中，余阅书至夥，虽在战火弥漫，交通梗塞之中，犹投函南北，请益于教内外先进，获益匪浅。马相伯先生良、英斂之先生华鼓励最多。

一九二八年秋起，攻神哲学于甬江之上者六载，则又与外界隔绝，唯偶获一二外文资料耳。今行篋中犹藏《浙江天主教小史》旧稿一册，即一九三三年所遗者；三十余年来，随余漂泊浙、赣、湘、桂、越、滇、黔、蜀；战后复往返京、沪、平、津；十六年前，仓皇来台，迄不敢付印。而此《李之藻研究》即书中绝小部分扩大增益而成者。

先是，余以一九三五年晋司铎；一九三六年执教杭州母院，时张晓峰先生其昀、陈叔谅先生训慈等，于明末清初西教西学之东渐，皆知所重视，因订交焉。一九三七年五月，《李我存研究》之刊行，实受诸先生及法国裴治堂司铎化行与亡友江道源之督促，盖已二十八年于兹矣！

比年屡欲重编，终为他事所羁；今岁为之藻诞生四百年纪

念，知不可再缓，乃自去秋获国家长期发展科学会补助，期年而书成，区为十三章，前书面目，荡然无存，盖实一新著，非仅增订而已也。即以字数言，亦视前书多三四倍。而取材之精，体例之严，亦能逾越旧著，差可告慰于爱我厚我者。

为求教于并世贤哲，乃先将若干章发表于各期刊，题目亦稍有改易，列表如下：

《李之藻研究导言》，《铎声月刊》第三卷第十、十一合期；

《李之藻研究天主教之经过》，《恒毅月刊》第十五卷第二期；

《李之藻奉教之虔诚与对教会之贡献》，《恒毅月刊》第十五卷第三期；

《李之藻著述考》，《大陆杂志》第三十一卷第六期；

《李之藻刻书考》，《大陆杂志》第三十一卷第十一期；

《李之藻刻〈坤輿万国全图〉考》，《出版月

刊》第七期；

《我国第一部理则学译本〈名理探〉考》，《新天地》月刊第四卷第七期；

《我国第一部宇宙论译本〈寰有诠〉考》，《思想与时代》第一三三期；

《李之藻对于明季修历之贡献》，《现代学苑》第二卷第七期；

《李之藻辑刻〈天学初函〉考》，《华冈学报》第二期；

《李之藻挽救明朝危亡之努力》，《新时代》第五卷第十期。

但编校本书时，其中若干章颇多修订。

其有非余所专习，而为他人所已言者，则不复赘述。若之藻演《浑盖通宪图说》，乃介绍古代希腊，与后世阿拉伯及欧洲中古时代所常用之平面悬仪以测量星辰，之藻称之为“浑盖通宪”，其天盘、地盘乃与《周髀·七衡图》之黄图画、青图画，用意相同；而天盘上之赤道、黄道与所刻星图，则采投影

方法，至为合理；地盘上有曲线，作为观测对象出地、入地之界限，其构造较《周髀·七衡图》为精密。盖我国在战国末期至前汉初期，讨论天体者，已有盖天之说，至汉武帝时乃有浑天说，至后汉则有宣夜说。盖天说见于《周髀》，至秦汉之际，阴阳家盛行，其发展乃受阻滞；至《晋书·天文志》所谓“周髀家说”，实与《周髀》书无关，而为另一种盖天说。浑天说始于前汉末扬雄《法言·重黎篇》，此说出，盖天说即相形见绌；至三国初，赵爽为《周髀》作注，乃认为浑天、盖天未始不可调和。而梁崔灵恩则更创“浑盖为一”之说，北齐信都芳撰《四术周髀宗》，其自序中亦有“覆仰虽殊，大归是一”之说，惜均已失传，不知其详。之藻《浑盖通宪图说》则旨在贯通盖天说与西洋之球面天文学。凡此皆见于钱宝琮撰《盖天说源流考》。

若《同文算指》，则李俨《中国算学史》第九章言之甚详，并列拉丁文原本原目与《算指》作比较，其为拉丁文原本所无，而为《算指》所增者凡七处，共补一百三十条。李氏又介绍《算指》书中除法及开方所用十六世纪前欧洲最通行之帆船法（Galley method）。凡此，本书亦皆略而不述。

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余特表明研究之藻资料之缺乏，非自我解嘲，亦实情也。即就之藻所编《天学初函》而言，不仅在我国受攻击，受禁止，其书刊行于之藻逝世之前一年，即明崇祯二年（一六二九），而次年，日本宽永七年之禁书目录与追加之禁书目录，已列其书，并分列所收各书。贞享二年（一六八五）加禁书目中又列入之藻所译《寰有诠》。足见影响彼邦之深。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所辑《汉籍分类目录》子部第七天文算法类，竟误以《天学初函》器编为“徐光启辑”，则之藻之被埋没可知矣！

世有能为是书纠譌补苴者，虽片言只字，亦所拜谢，企予望之。

一九六五年台湾光复节杭县杰人方豪谨识

《李我存研究》作者序

朱明末造，国事艱危，而天教西学适相俱东渐，士大夫如大旱之见长霖，知宗教学术之无国界也，相与虚怀讲求，而我杭李太仆我存先生实为首倡。西士记先生晚年一目失明，一目又病，而舟车與马之中，犹复挟书披览；观先生著刊之富，而知其奉教治学之勤笃，乃《四库》论《天学初函》，至诋为僭之甚者，更从而益以左袒异端之罪。自是以降，教难绵亘不绝，教中文风亦以是不振，先生遗事遗著，遂薈落佚阙，至足叹也！去年春，或命不佞以语体撰先生事略，稍事表扬，不佞无似，于先生高深，曾未窥其全豹，乌足以阐扬于万一？又限于环境，未能远绍旁搜，即如高邮为先生宦游之地，乃兹编所采《高邮志》，仅止于嘉庆、道光二本，尤不足以言罔罗散逸，叠拾丛残。诸多未惬，搁置经年，顾好事者频促付梓，欲辞不可。今年春，遇法国裴化行于钱江之上，冒雪论学，其乐

无穷，出稿请益，怱惠愈力；惟学殖有限，舛误难免；商榷至当，尚有待焉；此盖未定本也。

一九三七年立夏日杭县方豪

《李我存研究》作者后序

去年春，上海徐润农司铎以徐汇藏书楼新获万历李我存刻本《淮海集》函告，既而，复以李序录示，李公遗文，得渐次搜辑，心甚感也！又前阅《四库全书提要》，知《于忠肃集》亦有李序，时方秉铎驾湖，托友人张景明先生至西湖孤山图书馆访查，竟不可得，殊觉耿耿！已而函询陈援庵先生，陈先生复书称：文津阁本亦无李序，惟另从他本录寄，名《于忠肃公集序》。逾月，浙江省立图书馆有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之举，承馆员董启俊先生暨馆长陈叔谅（训慈）先生特予便利，得见九峰旧庐送陈明刻本，曰《合刻于忠肃公集序》，序末有年代爵里，亦足补陈先生寄示者之不足。昔杭州丁氏嘉惠堂辑《武林往哲遗著》，《于忠肃公集》前虽述及李序而亦不载，《四库》之疏漏使然也。复次，之藻所撰《王公去思碑记》暨《杨忠愍公手札书后》亦皆文展会中所发见，杨公手札书后本应列

《武林文献内编》，乃误列外编，实为大幸，缘馆中所藏无内编也。李文应列明朝，即明人所称国朝，而馆中所藏无明文也，而李文适重出，又为大幸！不佞得此，其喜可知。利玛窦《万国全图》李跋，世亦少见，爰并附书末，以饷世之敬仰我存先生者。顾《北新关志》抄手恶劣，脱误叠出，孤本又无从对校，原碑亦尚待访觅；家先生同指正若干，所惠实深。尚望海内外大雅，继续搜求，他日得成全集，宁非快事？

民国丁丑立夏日里中后学方豪

《李我存研究》陈训慈先生序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为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海内人士，多为文以阐扬其学行，或更印行其遗著。而吾浙先贤李我存先生（之藻），与文定生同时，俱从利玛窦游，有功于西学之输入，而以聪明了达见称于利子者。其逝世先文定三年，而国人顾稀为之表扬，惟陈援庵先生曾考其行事而为之传，而士林中人犹多不详其著作与事业者，余尝慨焉，以为国人追念先哲之道有未尽也。已而见杭垣天主堂诸修士编行《我存杂志》，以阐扬李公与公教诸先哲遗教为帜志，心焉钦之。去年秋，浙江图书馆举为省文献展览会，余方承乏浙馆，实主征访筹备之责。维时天主堂司铎方杰人先生持天主堂碑记及其他公教史料若干种来应，相见欢然如旧，因从容以李公遗事有待阐扬为言，君谓是吾素志，遂以所辑李公年谱见视，余深佩其搜辑之勤，且勉君更有所考撰。今岁四月，余得与观天主教大弥